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正政紀卷之十七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

文升陛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命右都御史屠瀟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瀟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猯獍數百。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戎軍。舊崑白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全活。

吏部尚書王恕疏濫陞內官人衆。與詔旨革罷傳奉冗員相悖不報。

恕言。陛下初登寶位。逆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庄田蟒衣等項。中外誦之。今未久而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可不慎歟。

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議。以母病懇辭。允之。

欽上疏。母病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

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且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夫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叅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

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  
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  
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  
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  
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上  
知其忠蓋陞之

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不報

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辯邪正。五曰禁近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宜撤毀。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僞。七曰省進奉。言內官監運貢物多載私貨。用船十餘號。宜令文職押運。八曰慎始終。言守初詔不變。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爲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詆其不勝任。左廷故復之。

閏正月。勅修憲宗實錄。

詔天下舉異才。

校尉胡餘慶請開中鹽糧。照諸司職掌。量彼處米價貴賤。

及道路險易遠近具奏出榜召商中納下部格之

二月 上耕籍田

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卽斥去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譴之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

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旣又以人一千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甚

整肅人以爲得體。

以秦絃爲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絃先爲戶部侍郎忤時貴降廣西左叅政吏部尚書王恕重其剛正特薦起之。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賜祭酒費閭等衣幣。

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疏薦舉謫藉遺才。上付吏部起用之。

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瓘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大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誥。春秋致祭。

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遂有是典。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上褒納之。

大略謂。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獨臣愚。猶過慮。蓋革故正始。猶易持久。保終實難。若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俾其終始如一。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

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略節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官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之聽日講。御于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而已。

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

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

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煩。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十三日文華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上嘉納之。

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曰禁據拾以戒賍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修庶務。曰逐術士以防扇惑。曰責成効以革奸弊。曰擇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示懲勸。曰禁公罰以勵士風。曰廣儲積以足國用。曰恤土人以防後患。曰清僧道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聖衷量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皇上

凡百用度更加樽節俱剴切時弊

南京欽天監奏白晝大白守辰歲星守巳

以謝士元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

給事中曹璘上遇災修政疏上納之

璘言皇上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願避殿服素撤樂減

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思慕二親服淺色視事毋輒黃

衣求直言不可爲奸佞所蔽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

令不得干預國事革罷教書翰林官在外者一切取回

別用與夫清理西北各邊軍餘查盤各處倉庫服食稅

糧銀兩俱切時弊

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建言超遷科道柔佞取悅不  
報。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吉附阿科道昏夜款門  
祈免彈劾遂建言當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故昇上  
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  
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  
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  
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  
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  
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  
然附之。臣思陛下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

郵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亮焰薰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腹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

御史魏璋等阿大學士劉吉。交章劾右庶子張昇。妄論劉吉。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請計處甘涼兵馬糧草。上嘉納之。

文升畱心邊計。具奏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

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略。預齊人馬。并勅戶部查筭甘涼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

太監單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

以右僉都御史張弼巡撫保定。

御史湯鶴疏。經筵不宜暫免。不報。

以右副都御史徐貫巡撫遼東。

以右副都御史蕭禎巡撫陝西。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方略。

以左僉都御史李介巡撫宣府。



妖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伏誅。

七月巡撫大同僉都御史許進條陳邊備四事。下所司議之。

一曰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反復千余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儲充實。秦黜害軍都指揮林容葉眷。叅將張璽守備杜澄輩。

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二十日。上御文華後殿講書畢。隨頒賜。上曰。先生

辛苦。咸對曰。職分當爲。頓首退。

以右僉都御史錢鉞巡撫山東。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秦紘奏巡按湖廣御史姜洪犯分。下禮部會議調洪知縣。

洪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湖廣稅糧事。故紘奏之。

刑科給事中陳璠等駁論秦紘恕已不明。十三道御史等論紘剛愎。上以事干大體俱罰俸一月。

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

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  
天下以祀典爲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  
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賍吏賈逵附會圖  
讖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  
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  
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鄉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  
殿而父在兩廊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  
紇而以顏無繇曾哲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  
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 詔廷臣議之學士吳

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  
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  
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  
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  
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禮部侍郎倪岳考正祀典詳爲辯析乞行查革不報。

岳言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  
川祭五祀并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  
祥俱祀典應祭外有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上  
天尊者有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有所謂九  
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有所謂梓潼帝君者有所謂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有所謂大小青龍  
之神者有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有所謂北極佑聖真  
君者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有所謂金闕上帝  
玉闕上帝者有所謂神文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玉  
闕元君者皆僭誕不經俱合罷免。

差封古來國王戶科都給事中李孟賜還朝疏地方五事  
下部議行之。

曰懲舊弊以修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  
聚修城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復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知

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道留  
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  
振肅初藩臬諸司所  
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  
去萬錢一切革去之陞  
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外戚宦官莊田凡占民間地土  
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已巳星變上疏左遷雲  
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  
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楊宏爲都督僉事武選郎中陸容奏罷之  
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欽宏乞陞得旨容上疏極論都  
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而良等招  
權市恩乞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壽在戶科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巡牧馬草場中貴有恃內庇侵尅者壽請置之法時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壽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上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恕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大學士劉吉擬旨調南京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乞給精微批比號乃行從之

喬新在刑部，拒絕請托。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  
脇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到  
堂，不與聞。乃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則矯詐無所逃。若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  
辨。乞仍給批爲便。

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以年老乞致仕，從之。

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訐奏。大學士劉吉擬旨，給事中方  
向等俱降級調外任。

上初召王恕，南京科道舉恕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  
直故事委恕。若有謨議，亦無不聽。劉吉深銜之。及恕至，  
不得入閣。旋加太子太保，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



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代萬安專政。每有所軒  
輒。恕亦憫憫不輒撓。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吉  
報前劾已恨。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殆盡。琮自如。恕言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報。

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改張悅爲禮部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叅政。

容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  
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  
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  
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中其肯綮。事下九邊。

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  
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  
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  
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爲浙江叅政。容蒞浙江。尤  
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  
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黃紱奉詔毀菴寺。使汰尼解軍  
門給配鰥士。

令下人大悅。無不願爲配者。後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  
傍遠送者。

十一月改南京工部尚書黎淳爲南京禮部尚書。

起守制刑部尚書張瑩于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南京工部尚書程宗奏照舊修理國學從之。

奏言詔書修建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國學育賢乃  
王化首務修理工程已完三分之二若遽停止前功盡  
棄。上命照舊修理。

把秃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戶部尚書李敏奏請簡命風憲大臣理鹽課從之。

時勢豪阻撓鹽法有誤國用故有此奏。

命刑部右侍郎彭韶兼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

初浙西不靖韶承詔巡視至是留治之韶早夜講究利

病所在而叅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利多于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其折價銀之輕重及處州等處課額等殺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

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罕慎既封爲王阿黑麻詆其爲賤族乃悉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北岳祭曲陽縣未明乞改祀渾源州下部知之。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

正統間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卽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預請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制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徽州府儒學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詔少詹事程敏政

看詳。指摘其狂妄。置不問。

敏政摘其中。多竊采趙善璠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况以治安爲名。而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石之故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之言。迂妄而非經久之策。詔以成狂妄。置不問。責還其書。

鎮國將軍楊譽奏。撫按考察官員。止據布按二司考語。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下吏部嚴行挾私者罪之。

己酉。弘治二年正月。

左贊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上納之。

元禎在成化丁亥。與時宰議不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元禎確然如不復有意于斯世也。

上卽位。召同修憲宗實錄。至則擢春坊左贊善。又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

戶部尚書李敏奏畿內隙地仍與民爲便。從之。

初貴戚乞隙地。不與。後復有欲得之者。敏言令不可變。恩不可偏。其仍與民以杜爭端。

御史王朝用奏兩浙鹽額乞照舊法徵納鹽斤。候客商報中。下戶部議之。

自御史林誠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至是小商負累。故奏舊額當復有六端。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于官。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中書舍人吉人言事下獄。削爲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縣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



三日月正系 十一卷  
祥以希劉吉意者。于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迺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大學士劉吉。啗御史魏璋。劾御史湯鴈。及壽州知州劉槩。妖言誹謗。逮錦衣衛獄。

先是。鴈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鴈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鴈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鴈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鴈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

使伺鴈。鴈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鴈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鴈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鴈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効之。謂其妖言誹謗。

大學士劉吉諷錦衣衛。因湯鴈獄辭連及庶吉士鄒智。併下獄。

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鴈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

大理寺評事夏鏃申揀言事得罪諸臣李文祥鄒智吉人湯鶴任義劉遜繆樛方向等不報。

鏃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鶴任義劉遜繆樛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况爲此事以遺陛下實大學士劉

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仍督團營。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濬。回掌都察院事。

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初。守陳上疏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上不許。始命以本官

兼詹事府丞。供職史館如故。

刑部侍郎彭韶劾浙江按察使毛鷄僉事王輔。日闕于公堂。失憲體。詔各降一級改調。

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所過侵擾。禮科給事韓鼎奏宜  
罷遣不報。

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  
未踰年。遠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猙獰之  
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

四月。調南京給事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爲  
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  
奏其刁蹬。劉吉稟。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  
奉命點軍。不宜調吉稟。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  
如何不卽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

任了罷。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絃曷乃得改京任。陞山東左布政使。鄧廷瓚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禮部右侍郎張悅于吏部。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畧詩疏。上納之。

韶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畧。每畧各述以詩。裝冊上進。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飣。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人。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寒隆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  
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  
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  
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德丁  
未所定數目從之

黎淳奏洪武永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宣宗  
章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爲北數直隸蘇松府等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  
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廬鳳等府滁和等州

爲中數取士以百名爲率。南數五十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永爲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禎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成法。妄加損益。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禮部議。淳言允。當宜仍舊。上從之。

以副都御史李昂總督漕運。

以右副都御史戴珊撫治鄖陽。

改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

時怨爲尚書。得韶爲二。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詔百官陳闕失。



兵部尚書馬文升疏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以彌災變下所  
司議行之

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皆變之大者勸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  
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几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  
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  
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辦  
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  
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  
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施必召內閣大臣議而  
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左右

譽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從始。于毋  
后之家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與夫齋  
醮不修。設言路防壅蔽之類。俱切情弊。

南京吏部尚書王僎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刑部尚書何喬新請內外選官。審刑獄冤枉。以彌災變。從  
之。

戶部郎中周軫疏皇莊厲民。宜革管莊名目。不報。

軫言。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  
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  
中。

七月。給事中張昇請置妃嬪。不報。

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置。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

戶部尚書李敏疏官莊請令有司輸納。不報。

敏言畿內爲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所司輸稅。罷革官莊人。

八月土魯番阿黑麻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併求爲哈密王。下璽書切責之。

時尚書馬文升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于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宜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怒。謀欲勒兵近塞。

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請計贓估鈔定罪。廷議依原估。

喬新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然計贓科罪者。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

者卽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卽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以周經爲禮部右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溥鎮守湖廣。

順天府奏卿試取中式舉人濮韶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秦鄉試取中式舉人靳貴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贊善張元禎。

九月諭安南還所侵占城國地。

占城國爲安南所侵遣使請救衆議未決兵部尚書馬文升卽會禮部拘朝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和好如故。

以張岫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以張瑋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劾武邑王兇縱不律實跡。詔謫爲庶人徙太原。

徵莊王乞陞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澹。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拔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脚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命州縣選民兵。

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二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劉峩奏復革罷司樂徐啓端官吏部王恕力言止之。

恕議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兢消息今劉



要將徐啟端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寢格不行。十一月。築高郵湖隄成。

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孫珍卒于官。

珍有直節。不究其用人多惜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戴珊令諸府豪石自首匿流聚田稅俱免罪以戶帖給之。

時豪右多窩流聚爲奸利。所闢田多匿稅。故令下民皆自首各安生理。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癸丑朔。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調漢達官軍征瀧水後山等巨賊平之。

先是後山諸賊爲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速天誅罪不可宥。紘等乃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陶魯統領。時魯帶管嶺西道用事。軍門魯誓于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卽行叅將陳暉都指揮白玉馬義統督各官進攻瀧水。捨舟登陸。深入石狗紅荳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場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顛奪回被虜男婦三十一名口。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名口。賊使噐仗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營。魯行廣州

府知府林泮勘畫地圖。給領旗榜。魯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孫璧。李寅。謝謙。楊玉等官軍。并土官民兵。分爲四哨。攻破野鴨山。員魚坑。藍糞山。青芒黃峒。白雲禾谿。乍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八百七十四名。顛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二百零七名。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致仕大學士劉翊。卒。贈太保。謚文和。

翊山東壽光人。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成化末。與萬安等分黨。與尹旻。王越等專右北人。濟南人而狂躁無遠謀。卒爲萬安所排。

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

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誥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錢福等三百名。

以右僉都御史楊澄巡撫山西。

以右僉都御史王濟巡撫山東。

晉王乞爲世子府。不報。

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吏部侍郎彭韶奏藩國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遣本處官行禮以免擾民下部議從之。

三月復官員給由例。

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錢福。劉存業。靳貴。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名。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方良永。彭澤。趙璜有名。錢福以不檢敗。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河南。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宣府。

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敏奏止之。

斂言場止二百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爲飛  
放之所 上從之

四月崇王乞詣京師朝賀禮部尚書耿裕集廷臣議止之  
裕言王雖至親于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  
何以堪 上從之

進封后父壽寧伯張巒爲侯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  
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  
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  
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  
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  
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  
淮入泗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  
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  
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  
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定預備倉糧

州縣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伍千石每三年一次

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劉忠巡撫延綏。

以右副都御史徐懷巡撫順天。

大學士劉吉囑工部尚書賈俊倡九卿申揀巡按陝西酷刑御史李興。詔免死充軍。

上知內閣交通言官之弊。言官紀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爲儀賓所奏。論死。廷鞠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俊解之。廷鞠畢。復奏上令處決。俊倡九卿連章論救。又會衆求救于壽寧侯張巒。故減死。



以右都御史張瑋總督漕運。

六月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以右副都御史謝綬巡撫湖廣。

七月以劉宣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鐸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阜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侶鍾巡撫應天等處。

詔毀黃村尼寺。

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皆正人力贊毀之。

以右副都御史童軒巡撫四川。

九月。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蠟暹羅滿刺加國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人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叅究。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受。

閏九月。改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甘肅。

禮部左侍郎倪岳荐山東左叅政韓文才行。超陞雲南左

布政使

濟南之俗乘旱輒聚衆發人墓而暴其屍謂之打魁文曰是甚于疋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倪岳之荐超陞雲南左布政使

十月以林瀚爲國子監祭酒

四川右布政何鑑奏茶課涸爛乞徵銀解部從之

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易馬永樂以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涸爛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

南京工部左侍郎黃孔昭薦舉異才樊寶童懋下所司知之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徐恪因戶部遣官督通賦。上言民困乏請免徵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吏部左侍郎彭韶條陳闕失剴切。上嘉納之。

韶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  
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于正近侍其略曰。  
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  
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亡  
實。遮掩外觀。誰敢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  
下部。該部亟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

多從輕宥。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在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或有給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竟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于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慄。伏望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有司。威福必由己出。終篇又言臣獲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于事無補。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急關工程囚犯之類。許先開具事由。候駕出御左順門。各官就于御前。

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于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工科給事柴昇疏修省以謹天戒下所司知之。

昇言災非倘來變不虛出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正徵在羣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徵于權奸也必思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徵于貴戚也必思橫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采人言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炳幾先患皆有備。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嘉納之。

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減造軍器。一追復舊制。一裁抑侵剋。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

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青勻。江西之南贛。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旣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連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戍字庫。聽候應用。今地卑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造。至于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勅鎮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納



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上嘉納之。

岳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其言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

巡撫鄖陽都御史戴珊調三省兵剿蜀盜野王剛平之。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上下兵部議移。

檄三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進賊。聞風奔潰。乃納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

十二月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修省。起松江丁憂知府樊瑩補平陽府。

瑩在松江因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仁弊竊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

出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親輸又率有寬剩民懼趨之于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叫噉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如清水鄉龜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糶糧圍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以毋憂去在官近二載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之而未得其所庚戌起知山西平陽府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軍民習胡語服胡服此亦  
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上准議行之  
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言提學視國學爲最切必  
得廉靖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操庶養成于彼可責  
成于國學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言科舉必本讀  
書宜勅提學等官凡京華日抄等書在書坊者焚之在  
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嚴加考覈已食廩者痛加裁革  
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

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乞勅各布政司將所有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在監。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庶朝夕于斯有以收斂其放心。六曰均撥歷以極教化之弊。乞轉科貢爲六七。納粟爲三四。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狀。逮下刑部獄。

二月晉王乞醫生王玉傳奉陞大醫院判吏部尚書王恕力言止之。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陞刑部郎中魏紳爲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三月安遠侯柳景誣奏都御史秦紘亦逮下獄坐免。

刑部鞠景贓數萬抵法追贓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置報復。

御史鄒魯懷私恨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親故餽遺囑託下錦衣衛獄。

先是喬新惟重王恕每不平劉吉吉銜之值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陞郎中魏紳補之吉主使魯誣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

畿內多自宮以求進者紛然行路裕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盡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

戶部尚書李敏以疾乞致仕卒于內黃贈太子少保謚恭。

介敏爲人和易明爽臨事慎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千言理明詞順見推服平生多厚德遇貧乏者輒施予不吝與諸兄處能友愛數以賜金分遺少感其師顏昌之教歲時問遺不絕嘗欲分俸以養事雖不行然士大夫多之

召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江西左布政使史琳疏請藩府歲祿令民納省庫轉輸從之

初民自納藩府至倍蓰未厭及得解納布政司遂免侵削

以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刑部尚書何喬新懇乞致仕從之。

喬新在刑部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及鄒魯等乘風誣奏喬新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既而有旨仍令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證佐鞫之知魯所奏皆誣詞上仍命致仕賣宅卽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鄉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權貴多忌之者竟不通魯後謫戍爲仇家歐辱瞎其雙目。

以右都御史閔珪總督兩廣軍務。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王道撫治鄖陽。

起丁憂右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貴州軍務。



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起用之

以葉淇爲戶部尚書

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雲南左布政使韓文釐正土官襲代土吏滿兩考法奏行之

先是土官襲代旁支持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于境內轉相叅補皆宿弊也至文始立定法以便遵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陳情致仕許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秦民悅巡撫順天

內旨免追安遠侯柳景贓刑部尚書彭韶執奏不當免不聽

景贓銀追及八百兩 詔免其餘彭韶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茲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

吏部尚書王恕乞復都御史秦紘官不報

恕言柳景追贓 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于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

其將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

勅鎮遠侯顧傳領兵擊貴州黑苗。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與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

以右副都御史史琳巡撫保定。

御史魏璋劾少詹事程敏政曖昧事致仕。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寧夏。

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許進劾太監石巖貪暴被巖誣捏  
詔謫外任。

岩掖拾中傷凡二次差官勘問無實巖乃干中排擠竟  
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綃旗降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窟南海  
北虜遣人貢馬。

京圻山東河南水旱民多流移工科給事中柴昇疏時政  
得失四事下部議行之。

八月修 憲宗實錄成。

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餘陞官有差。

按大學士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取信乎。

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

時有建白多謂已業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但執政擠忌日深，明示沮抑。如舉羅明丘，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巡撫，延綏則諭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旨黜革不由吏部定擬，恕以不得其職，屢疏辯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辯。

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爲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應天府尹樊寶奉命勘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奏訐事琮遂得罪

琮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罪黜甚衆而事終不決寶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寶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絕似王沂公之去丁謂

國子監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之大略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二十四日皇子生詔諭天下。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太學士典機務濬廣東瓊山人博學于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于國



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此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公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于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于仕進年七十猶滯于學士上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復進尚書李廣幸于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于天下濬每憎之

總督松藩軍務都御史童軒奏除松茂戍守從之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以白昂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少保于謙。婦性度寬厚。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元禎乞歸養母。從之。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

右都御史白昂奏請分差御史清天下衛及所尺籍數目。并核奏灾荒。上嘉納之。

昂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又籍定數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攷庶杜誣擾欺遜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灾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覈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早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御馬監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錡等二名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

陝巴安定王姪非忠順裔封之未妥故吐魯番阿黑麻不服。

以右副都御史邢表巡撫四川。

南京吏部尚書王僎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右諭德王華進勸學疏 上是之

其略謂講學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亦有間歟雖 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于一旦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 上嘉納之

河南道御史吳泰奏南京五品以下官年久未經考察宜會同考察下吏部覆從之

三月冊立 皇長子 銜名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以右副都御史張謨

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果園。詔遣

官覆視。罷還之。

真定大名諸州縣果園皆居民世業。嬖倖怙寵。奏取以備供應。琳力言其不可。辭甚懇。其略云。此地入之朝廷。何啻毫毛。而百姓實關軀命。棄數千人之命。以奉一已。陛下寧忍爲之。窮民失業。意外之虞。尤難逆料。詔遣官覆視。果如其言。乃止。

工科右給事柴昇劾工部尚書賈俊等。營造皇親府第。入心怨詛。不報。

明日宣詔。面諭片時。霹威詔用以寢。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時政之弊命議行之

大略謂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  
遊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十六年以後徃徃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

國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

詔查錄開國功臣子孫。

詔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

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  
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  
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  
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  
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謂俱授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  
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  
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以仕偉言。改  
是職。

以張悅爲吏部左侍郎。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監官匠尚禮等俸。



級吏部尚書王恕力論不可止之。

江南大澇。巡撫都御史侶鍾條寬恤事宜從之。

巡撫雲南御史張泰請開解額下部議增五名。

五月遣廷臣賁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巡撫都御史侶鍾上疏申理前奏賑蘇松不行下所司知之。

江南澇復甚又條奏九事不報時特遣廷臣賁內帑銀賑杭嘉湖三府水災因上疏理前奏且言蘇松杭嘉湖三府均之赤子也賦稅之出蘇松重于三府水災所傷三府輕于蘇松今三府乃蒙賑恤而蘇松之民何獨不一蒙恤念乎。

巡按雲南御史張泰檄諭象馬思撲下之。

思揆執木邦宣慰司罕乞法囚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泰于是會議撥各處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揆感悔遂送罕乞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累年積患一朝頓釋。

六月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

紱在南戶部因江南食鹽錢法民苦包攬掊剋奏准折銀至今行之在院立大差簿量能委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宗彞巡撫陝西。

廢荆王見瀟爲庶人徙置武昌。

起右都御史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紘被柳景誣免科道交章論薦尚書王恕極言其可大用故起之

七月河決張秋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左僉都御史督治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議者以地兼河南山東及南北兩畿事無統攝宜得大臣總理庶克有濟上命政往又以爲不兼憲職則令不肅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璽書行政蒞其境方將度地勢以圖修浚至十二月行至儀真俄疾作遂卒

番陽瀧水柳慶可樂狴獠相繼爲亂都御史閔珪督兵平之

八月。漳寇煽亂。命大理寺左少卿屠勳撫處。

勳至諭以禍福。誅其首惡。餘黨悉不治。回奏稱旨。

壽寧侯張巒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今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我成祖。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故邊地豆粟。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舊識。因與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伍

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銀八倍于昔矣。淇然之。大學士徐溥同年最厚。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撤業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土莽然。荆榛稻米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學士王鏊。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馮續巡撫甘肅。

提督軍務都御史鄧廷瓚同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黑苗。平之。

黑苗久叛益恣。廷瓚初至。百計遣人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七千級。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于市。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侶鍾奏析溧水爲高淳縣。從之。中官諭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吏部王恕同侍郎周經等執奏不可。止之。

恕上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

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者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衰邁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納粟人等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濬南畿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前開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

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寔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上從之

陞應天府尹樊寶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寶至悉罷歸之民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上深然之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



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規也。上深然之。

十二月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朔。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官。

上然大學士丘濬建言。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千。乃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濬之言也。

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初河決命陳政治之。及政卒，故命大夏。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乞褒美靖難諸臣，下禮部議止之。

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太宗皇帝奉天靖難

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昇、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

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

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

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

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

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命太常寺少卿李東陽少詹事陸簡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汪俊等三百名。

擢雲南左布政使韓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疏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

之。

叅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燠有備。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自劾致仕。從之。

時太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

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  
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濬謂恕賣  
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  
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夫米歲給衆議文泰之奏訐  
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

亢旱求直言

刑部尚書彭韶條陳彌災四事下所司知之

其一以本部爲荆庶人事會本復奏今半月有餘未奉  
勅旨及他奏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  
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

生驕惰羣臣左右安于故常不敢有所論列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問得內官王萌苗通高求犯該絞罪俱各累訴冤枉荷蒙 聖慈饒死發充淨軍是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卽予奪官中外廷均爲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先問百戶謝原晉領隊伍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爲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脚踢身死以致道路傳言今修 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爲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

敢當計巒地下。豈能自安。上工官軍畏怕箠楚。不得已而出錢顧人。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逝。而管工官員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體息。豈得無怨讟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爲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窮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所依。宜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

去二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左右戚畹皆不悅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吏部左侍郎張悅條陳彌災五事上嘉納之。

悅言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德圖治二疏。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毛澄徐穆羅欽順進士及第顧清等九十名進士出身陳璘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羅欽順胡世寧李承勛孫燧著名。



刑部尚書彭韶乞休不允。仍令支俸在家調治。

時左右戚畹皆銜韶而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賴

上眷留之。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四月。命衢州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主孔子廟祀。

彥繩衍聖公孔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止衢

州。遂以衢州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遺祭

田五頃。至是因守臣言。授是職奉祀。

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爲尚書。

起致仕少詹事程敏政。仍兼侍講學士。教庶吉士。

初。敏政被魏璋劾。暖昧事歸。郎中陸容給事中楊廉等

交訟其寃。上悟。故召還。職任如故。

詔法司錦衣衛審錢罪囚。

太監韋泰傳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等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召侶鍾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以右副都御史李蕙總理南京糧儲。

閏五月起丁憂。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六月。刑部尚書彭韶三上疏乞致仕。命乘傳以歸。

韶正色立朝。不假借權倖。與王恕並名。至是三上疏力求去命。馳驛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致仕。

以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應天等處。

七月掌南院事左都御史黃紱致仕。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請革裏河驛遞宿弊從之。

時御史馮允中題裏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舡二斗紅舡五斗各于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稍除。

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上嘉納之。

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貪進忠直。

以張悅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討古田宿寇平之。

初。討古田都督馬俊及叅政。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

珪乃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善後事宜十一事。下兵部議行之。

寇旣盪平。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稍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初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旣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卽下詔褒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

以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侍郎。

九月召南京禮部尚書劉璋爲工部尚書。

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徐瓊爲禮部左侍郎。

以右副都御史梁璟巡撫四川。

十月土魯番阿黑麻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

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以右僉都御史魏富巡撫順天。

勅南京內外守備。

勅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太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南京國子祭酒李傑丁憂。

以傅翰爲禮部右侍郎。

以董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南京兵部尚書張瑩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十二月以秦民悅爲戶部右侍郎。

以侯瓚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起丁憂右都御史屠瀟仍掌院事。

命刑部侍郎戴珊勘荆府不法事。

召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爲南京國子祭酒。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庚辰朔。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第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  
榮王。岐雍涇王無後。

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  
祿從之。

時歲歉祿米多缺故請增之。

刑科給事中呂獻可權豎李廣受富兒奎爲駙馬不報。  
二月河復決張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  
決河。

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  
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



襟喉未可輒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侯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定訐謖以祛河患乞專責成劉大夏下部議行之

恪言先殺水勢則決口可塞乞將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開封等處人

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兗州人夫黃陵岡塞口起開封大名人夫張秋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併築

以許州知州邵寶爲戶部員外郎

實在許州以禮讓爲本舉動多風教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爲文矩則許州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基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鄆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課農種做朱熹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給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疏弊政忤權豎誣以妖言。詔逮獄。尋謫長沙府同知。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官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字陳子也。

貴州蠻平。加鎮遠侯顧傳歲祿。副都御史鄧廷瓚右都御史。

三月。己卯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屠勳巡撫順天。

工部議增眞保定惜薪役。巡撫都御史史琳屢疏止之。以右副都御史熊繡巡撫延綏。

四月。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

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改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

自山正系 卷十七 五九  
瓊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秋暘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除俸閑住。

初王母故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商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

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候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

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詔閉嘉峪關絕西域貢。

五月陞少詹事程敏政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修玉牒。

以右副都御史孫仁巡撫寧夏。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土魯番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罕東等衛。

巡撫甘肅都御史馮續被劾爲民。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陳紀巡撫宣府。

南京太常寺卿呂憲奏南京工部尚書馮貫欺誑神天下所司知之。

憲以山川等壇大祀廢塌壞奏行修理貫不明白奏停先會守備祭吉破土竟置不修故憲奏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何鑑因水災疏寬恤事宜十事下部議行之。

鑑條陳折兌運折祿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  
留船料留課鈔關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  
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  
各屬皆准行之故所在民不知災

七月北虜大寇昌平等處

起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  
閻總兵都督劉寧經略哈密

阿黑麻詐稱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中外震恐大臣  
薦進用之

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勅總督兩廣  
都御史閔珪處分



珪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議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毋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八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鄖陽。夔州。不當另立省。從之。

有御史言。漢中。鄖陽。及四川夔州府。因各去本省甚遠。故爲盜淵藪。當別立省。專蒞之事。下三處巡撫議。未決。恪持不可。乃止。

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殿英大學士。

北虜入寇陝西。

以右副都御史李蕙總督漕運。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叅政張縉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

初大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其秩爲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韓文奏歲歉乞蠲積年逋賦以蘇民困下戶部知之。

勅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允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于糧耗。不敢更易。鑑以小民多官田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司加耗。民甚稱便。

十月。吏部尚書耿裕力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以開倖門。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沈暉撫治鄖陽。

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奏止之。

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岳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以後蠻人不爲變。

以右副都御史馮俊巡撫四川。

太僕寺卿錢鉞上馬政八事，下兵部議行之。

十二月，總督閔珪檄廣東三司勦雲貴犍獍，平之。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甲申朔。

土魯番阿黑麻西去，留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

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脇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敎以撓中國之術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 詔可之

進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吐番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如是則

士曾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歎有日矣

二月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謚文莊

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吏部尚書耿裕等條弭災六事不報

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草內云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手後有踪跡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直文淵閣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瓊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三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用六員上用東陽遷

改左副都御史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侵占乞命官往問其罪大學士徐溥等力論止之

上欲從占城之請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南道御史王倬劾文選郎中貢欽貪污罷之。

禮部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

初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之力。

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大學士徐溥等執不可止之。



溥等言華係傳奉官。禮部叅奏行事乖謬致仕。况年已老。今忽然傳出復職。未免驚駭衆聽。若以選昌國公葬地有勞。亦量與賞賜爲宜。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似難設兩正官。臣等不敢阿從。

三月乙酉朔日食。

吏部尚書耿裕奏進士被選爲親王講讀官。抗拒不服。爲首者革職餘降調外任。

初進士十人被選爲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冢宰耿裕曰。汝輩欲做大官乎。對斥之曰。大官亦是進士做。裕嘗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裕怒奏爲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

任。裕譽望益損未幾卒。蓋亦暴怒自取耳。

改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

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貧。復竭誠霽禱致雨。歲乃大熟。

南京吏部尚書王傑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四月。改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

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止之。溥等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給事中呂獻可。上弭災八事。下所司知之。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翀巡撫山東。

以右副都御史唐珣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六月。上杭盜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顧佐巡撫山西。

巡撫湖廣都御史樊寶疏奏地方利病。下部議行之。

錦田賊與兩廣猥獍爲寇。聚衆幾三萬人。瑩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去。遂得倡亂者十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于時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二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十萬兩。

土魯番阿黑麻自稱可汗。逼令罕東赤斤等衛屬番從順。都御史許進疏請善加賞賜。勿令哄誘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軾總理南京糧儲。

野先克刀朶投順。都御史許進疏請俯從其請。厚加賞勞。

沮塞上番鳥合之勢從之。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太常寺卿程敏政應詔議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從之。

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上沂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

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經訓。僭聖叛經數十年。龜山入廟。首請黜其配享。廢其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策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唯胡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然請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之列。獨時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今以龜山躋于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

禮部尚書倪岳奏止崇王來朝。不納。

有旨。聖祖母年老。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岳極言。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移。殆三之二。夫馬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

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指手。民不得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倍增。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二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已。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疏上不納。後復奉。旨免王來。岳力居多。

以右副都御史朱瑄巡撫應天。



小列禿者遣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款都御史許進密  
令小列禿迎敵敗土番番阿黑麻于乞臺

八月朔日食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

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  
遠略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  
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屋掠帑藏殺官軍闕然爲東  
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剿其南  
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登巡撫監察御史都  
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  
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

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奏請率兵襲牙蘭。復哈密。上降  
勅獎勵行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禕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少詹事張昇侍讀馬廷用。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景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江瀾。

九月。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兵部尚書奏定馬政從之。

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

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騾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

以張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屠瀟爲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旨予瀟。人多異之。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陳道疏陳地方利害。下部議行之。

道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諸處水旱之餘民多爲盜。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隣直隸。潁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增添縣治。黃河之決。河南爲上源。而患及直隸。大名府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河南。事下公卿議。奏多從其言。

孝陵災。給事中呂獻指摘弊政。上嘉納之。

十月。撫治鄖陽都御史沈暉奏請以鈞州太和宮觀香銀。糴穀賑饑。從之。

南京地震。

內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行取來慈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執奏不從。

岳言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訶後擁。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污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聖。實爲妄誕。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于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

兵科給事中柴昇上言取番僧領占竹失國體止之

前四川番僧領占竹。夤緣行取。中外騷動。禮部劾科道  
又劾。上不之聽。昇乃徐草一疏。反復引孟軻韓愈爲  
証。忠愛駭敵。疊疊千萬言。欲恤人言。杜無益。上讀之。  
悟其果欺罔也。詔用中止。天下誦之。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湖廣。

時親藩之國。宦豎怙勢。載鹽百餘艘。抑市于民。恪立捕  
其首。寘于法。禁其鹽出境外。凡小人不得行其私者。復  
百計譖毀之。上不行。

陝西妖僧據山爲逆。巡撫都御史張敷華計擒之。

敷華撫陝。禁婚娶不得論財。喪葬不得舉樂。莫廉良黜

貪虐人多感之。及妖僧煽惑羣議洶洶。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報至。已令父老生縛之矣。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改右副都御史王軾巡撫貴州。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帥師襲哈密城克之。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

官軍六百十一餘員名。分爲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

人劉訔執旗牌督之。以指揮楊翁所領肅州官軍六百

七十員名。分爲右哨。令將才所鎮撫劉寶冠帶舍人蕭

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

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擊

城爲坎。蟻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天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于土刺。指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齒撒他兒乘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動。時有貪功者欲屠城。進不可。僅斬首四十級而還。十二月。捷至京。上乃下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加陸闇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實授都督僉事。餘陞賞有差。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雹電。

禮部尚書倪岳類奏各處災異。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覆。以爲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未復援經史懇懇爲上言之。

戶部主事胡燿上疏災變異常。由佞宦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聖心致之。不報。

燿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

之知耳。今李廣揚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  
齊醮糜費。則用差遣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  
賢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  
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天異曷  
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  
皆爲燿危。後廣等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朔。

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奏。令卜六阿反。興奄克學刺仍  
申前約結親。并令通事張海厚齋布物。撫諭夷心。從之。  
二月。召巡撫河南都御史韓文爲戶部右侍郎。

起丁憂吳寬復爲吏部侍郎。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陳瀾等三百名。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雲都會昌信豐瑞金石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湖廣柳州等五縣江西南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

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決。緝捕盜賊。遇有警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峒。林木陰翳。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歿人民。澤具奏于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里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圯破俱檄修葺。又創巡撫公署。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建。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

三月陞河南左布政高銓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朱希周王瓚陳瀾進士及第李永  
敷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汪偉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劉玉朱希周劉麟陳茂烈俱著名

阿黑麻自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撒他兒不敢守  
哈密就刺木城任坐

閏三月以右都御史鄧廷瓚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以林瀚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瀚在監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  
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  
計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  
實瀚創其始也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團營事宜 上嘉行之

文升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爲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練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爲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豆預賣于人及將官馬人騎坐事發問罪與顧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勅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則遵

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  
三日不許煩換。

改右副都御史沈暉巡撫湖廣。

改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論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事  
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甚喜。

四月以周經爲戶部尚書。

經守正不附承業洪變法之後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  
爲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  
下考。

召南京刑部尚書閔珪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以呂鍾爲吏部左侍郎。

改禮部尚書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岳在禮部屢以守正抗論忤權貴故命下人皆異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黎福撫治鄖陽。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

以徐瓊爲禮部尚書。

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

遜遵制減岷府祿米爲所誣搆。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率同列論救

劉遜上震怒俱下獄。



南京吏部郎中儲瓘申救科道不報。

公差回御史張淳上疏申救科道并劉遜不報。

翰林編修羅玘疏救給事中龐泮等以全國體不報。

大學士徐溥等力救科道并劉遜。上釋之。

溥等言遜情輕罰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

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刑部郎中崔文奎勘知州劉遜無罪降遜官而祿米亦削。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大倉州下部議行之。

請削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村都以隸之。

六月總理南京糧儲副都御史李善奏修官廨以便分理

所支勲臣祿米從之。

工部尚書劉璋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給驛舟以歸。仍命有司歲給俸米人夫。

火者哈只脫。火乃苦設計割土番撒。

巡撫都御史許進奏小列禿卜六阿歹并哈密奄克字刺等恊心除撒他兒部落。身為衛蔽哈密故疆可復。并處置事宜。詔悉從之。

七月。巡撫河南都御史陳道奏嚴禁光棍出入王府。撥置害人等弊。詔下部議行之。

宗室分封河南爲繁衍而無藉之徒。出入其第。肆爲撥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約以篤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語地方事宜者賴之。

召張敷華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徐貫爲工部尚書。

諸王府多奏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力論止之。

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

八月大學士徐溥等上言諫燒煉齋醮。上嘉納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固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此則有繫于彼。正士旣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

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肺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漢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水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勵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進既平，土番遂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犁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克力兩部常往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吐魯番旣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款，以所虜忠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

九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邇山陵，供億浩穰，疏停牧馬以示優恤。其經略邊備，奏分薊州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城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管堡戍兵，聲勢聯絡。虜不敢輕犯，至今賴焉。又奏徙熊兒峪馬營于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

關沮如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徙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定糧事宜。下部議行之。

奏定各王府歲祿。驗丁糧多寡。定徭役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宜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詔卽委之。蠲民租五十餘萬。折徵餘萬。官民兩利焉。

黔國公沐琮卒。沐崑嗣爵。

以僉都御史王嵩巡撫延綏。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差役供給。下部議行之。

瑄言上元江寧人民凋敝已甚。如南京科道等官公差

役使皂隸皆屬兩縣顧倩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于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 祖宗根本之地。

禮部奏僧道仍十年一度從之。

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翰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仍改十年給度之例。

十月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以右僉都御史張禎叔巡撫寧夏。

以右副都御史吳岷巡撫甘肅。

中使取寶坻港銀魚橫索害民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疏

言不可。詔戒中使止之。

給事中呂獻可壽寧侯不宜入後庭。詔杖三十。繫錦衣

衛獄尋釋之。

中使請取麻峪山銀礦。巡撫都御史屠勳執奏不可。詔戒約中使止之。

十一月。以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宣府。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硃。乞免府歲派從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燾巡撫大同。

改巡撫山西副都御史顧佐提督南京操江。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初任順德知縣。潔已如水。視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治。至立執之。都御史屠瀟檄至督府。與之言甚溫。答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屠欲爲順德權璫。修家廟。答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布。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廷舉。乃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會廷舉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土隄。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木竹碎屑俱列斤兩。卿大夫不

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乃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廷舉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折所費。無私盜狀。御史大慚。命釋之。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廷舉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復。改松江。

丁巳弘治十年正月朔

北虜火篩由花馬池入寇。敗官軍于神木。

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疏陳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曰。設驛通。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援禁例。以除民

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分千引鬻于兩淮戶部尚書周經執奏不可詔勿給

經言鹽引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今若不嚴禁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仍給淮鹽銀貳萬兩

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

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鏊講畢出召佞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以考功郎中儲瓘爲大僕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張玉巡撫遼東。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廷瓚言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乃以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百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上悉從之。

北虜火篩大敗官軍于大同。

三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北虜火篩詭計日深。乞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便宜行事。詔從之。

文升議。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并論各邊小戰車不便。宜用拒馬鹿角。攢行長牌。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上曰。看文書。司禮監諸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加太子太保。命總制三邊軍務。經略

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

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凡願告報者。米卽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各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數鎮守太監劉瑯諸不法事瑯惧道去

瑯貪虐跋扈凌轢上下官司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反不遜故進欲手擊之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歷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二胸滿韜略。適廣西狃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塞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權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新寧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數多。賊悉遁。人咸稱爲三廣公。云。論功。廕魯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五月京師風霾

各省地震

詔求直言

湖南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勦除。巡撫都御史沈暉奏止之。

暉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夷人亦自解兵。起丁憂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山東。

山東南北要衝。接遞夫水馬夫。閘夫。溜夫。驛遞夫。壩夫。泉夫。守堤守橋等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弊。民不堪命。乃度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清德州倉場。權貴攬剋納充。巡捕官兵倚勢。

害民悉擒治。隸戎籍者數十人。

祠祭郎中王雲鳳因風霾踰旬，陳修德弭災急務。上納之。

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瓊等疏弭災二十三事。上嘉納之。

曰勤聖學，接羣臣奮剛斷，復早朝，甦軍衛，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山西。

以右副都御史李孟暘總理南京糧儲。

七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蕙疏陳漕運事宜從之

內如奏定江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勤惰衛所不補運軍分數叅問之例及運糧巡軍問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允運糧米折銀給軍爲輕齎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問久雨違限運官免叅問與夫衛所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俱情法兼盡

大同宣府謀報北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

時已遣武臣練京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以督軍事付介介病新愈卽上道至則虜已退悉心邊

務徧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匿役者勾稽得萬二千人  
又募丁壯萬伍千人訓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牛具銀  
若干兩實不爲官用而邊兵償死馬常若擄掠乃請以  
給之人甚便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又念大同境外有  
廢墻請修復爲禦侮計所上議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  
疾甚次年正月卒于宣府。

禮部尚書徐瓊等叅太常寺卿崔玄端欺罔上戒諭之  
玄端謂本寺與光祿寺太僕寺不同不係禮部統屬瓊  
具奏朝廷每大事會議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况本寺  
乃祠部之一事與光祿寺爲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爲駕

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專之。且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太常寺與禮部齊可乎？止以崔玄端發身道流，穢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乃敢愈無忌憚，忍爲欺罔，通應究問。上戒諭玄端，於是體統不紊。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進在陝西，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于科罰，留難進至，間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

籍稽其勤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進繼張敷華後。閔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誣。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陳清撫治鄖陽。

以謝綬爲南京禮部尚書。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調兵勦賊首滿天明等。平之。

斬賊首八百餘顆。

上欲施恩后家。戶部尚書周經力論止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

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憲宗妃栢氏家亦  
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  
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  
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十月。比虜犯甘肅。

以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甘肅。

土魯番阿黑麻送陝巴并原奪勅印。抵甘州歸哈密。

祠祭郎中王雲鳳乞斬佞監李廣以弭災變。不報。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  
雲鳳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設醮咒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請仍立陝巴。妻以強酋奄克字刺從女。下部議之。

阿黑麻自許進經略之後。始畏服稱款。季麟經紀其事。宜并賜阿荅阿黑麻等。禮儀纖悉詳盡。自是諸部番貢不絕。

十一月。佞監李廣誣郎中王雲鳳下錦衣衛獄。謫知河南陝州。

廣恨雲鳳劾已值。聖駕郊天省牲回。誣雲鳳駕後騎馬。故逮獄。

總督陝西三邊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搗賀蘭山後北虜賊。

斬首百餘級。上降勅獎勵。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率兵與虜戰斬首六十四級。

上降勅獎勵。

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戶部尚書周經力論不可。費小民脂膏止之。

以右副都御史張廉巡撫貴州。

十二月。總制兩廣軍務都廷璜調兵。征薛林。川雲壩。大桂。諸種。徭。獠。俱平之。

廣州府知府林泮奏奉總督檄會總兵征藍漢諸山洞蠻。入其穴。擒渠賊殲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朔。

安定國王千奔慕天朝復哈密立陝巴遣使來謝。上嘉悅之。

復改秦民悅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大師。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滹刑部尚書白昂俱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少保。

召陳道爲刑部右侍郎。

大僕寺卿劉纓疏爲政當興革者二十事下部議行之。陞吏部右侍郎侶鍾爲右都御史協閔珪理院事。

管後湖黃冊南涼科給事中楊廉奏行清查法從之。

廉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騰洪武永樂年間冊。廉奏言年遠冊或不完善。天下奸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晾。

南道御史王啓劾壽寧侯張鶴齡家人害民宜寘國法。不報。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楊廷和梁儲劉忠江瀾張燦王華田鉞等日侍講讀。

起程敏政爲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事充會典副總裁侍 皇太子講讀

轉吳寬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彭禮巡撫應天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 上准養病病痊起用

大學士謝遷上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 上

嘉納之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選老成淳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之

上御閣下親鞫江西宗室與潘臬奏辯事以大理寺左少  
卿王鑑之前擬爲是從之

江西宗室有官人逃出潘臬執留奏誣以宮闈穢污

上命鑑往鞫之。乃坐王以用刑過嚴。而藩臬失體。擅留  
官人之罪。各相奏。上更命刑部侍郎戴珊再鞫之。及  
案奏聞。因其異。遂提取來京。躬自臨朝訊鞫。上悟曰。  
古人待宗室甚厚。盡從前擬。

五月。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大常寺少卿。提督四夷  
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  
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  
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八府三邊學。必歲一  
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凜凜守  
法。弗敢左右。一顧一文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蒙。

略無姑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于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遐方之士咸得親炙。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鄉舉四五人。率不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

召輔臣親定團營總兵官。

加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蕙爲右都御史。照舊督撫。遣中

使賜實鈔羊酒勞之。

蕙督漕六年餘糧運不阻軍士稍蘇故陞獎之。

六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

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旣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鎮撫南贛等處。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屬貴州從之。

黎平鎮遠地邊貴州而縣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爲便暉言犬牙相制自祖宗深意豈可輕變惟征調詞訟則屬之貴。

七月大學士徐溥乞致仕許之。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張廉被劾免。

以右僉都御史魏紳巡撫山西。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調兵征西會等處宿盜李景光單傑等殲之。

生擒惡黨二百餘人悉伏誅。

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戶部尚書周經力論征關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以右副都御史錢鉞巡撫貴州。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張誥被劾免。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王華中允楊廷和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洗馬梁儲是科得梁材著名

九月清寧宮災。

勅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乞罷不允。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 上嘉納之。

疏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變。此乃邪佞之奸。或以縱囚釋罪爲修省。此乃姑息之術。熒惑 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內。

大學士謝遷復引咎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不允。

工部尚書徐貫率侍郎史琳等上弭災六事。下所司知之。止織造。恤邊民。停傳奉。惜供應。節財用。戒無益。皆切時宜。

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大學士李東陽以不可止之。十月起養病。湖廣按察使林俊爲廣東右布政使。仍乞養病從之。

俊先任湖廣言時政。大略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著爲定例。

以右副都御史洪鍾巡撫順天。

權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日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欲加李廣恩典。太學士謝遷以不可止之。

戶科給事中華昺上言時政二事。從之。

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略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應援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

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乞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聞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

之虛外紆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詔籍沒廣家財編修羅玘疏不可執簿籍姓名究問以存國體從之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上悟廣賊濫遣人藉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拯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玘言具贍攸在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

十一月詔寬恤天下。

南京戶部尚書秦紘乞致仕允之。

紘平生清介不羣蕭然若寒士及致仕惟衣冠二篋人羨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珣巡撫寧夏。

上勅兵部議處修理清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謫降外任。

閏十一月以右副都御史鄭齡巡撫河南。



以梁璟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

時議越負綠壽寧侯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洪漢巡撫大同。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七終